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三百五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騷四

讒風伯一首  
愬鳩一首

哀溺一首  
憎王孫一首

逐畢方一首  
罵尸蟲一首

招海賈一首

讒一作訟風伯  
韓愈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

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澆澆兮將欲墜風伯怒

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閔其光兮不鬪其

神嗟風伯兮其將獨集作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

時兮脩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

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

鑠之使氣集作雲不得化寒之使雲集作氣不得施嗟爾風

伯兮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

集作今我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之一作

死兮人誰汝一作傷

愬螭序

柳宗元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崖螭牽以入

一肯集作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

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天殤終何為兮堆山醜江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

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  
泚泚湘流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  
胡濯益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  
閭里思兮魂其安游觀湘纍兮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游

集作延

泳重瀾

集作淵

物莫威兮蟻形決目潛伺窺兮膏血

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焉妖猾下民使顛危  
焉充心飽腹肆放嬉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  
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恠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  
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人是

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  
流心孔悲兮

哀溺并序

前人

永

集作零陵

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

湘水中濟船破皆游

集作浮

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

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  
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急已濟者立岸上呼且  
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

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  
作哀溺文

吾哀游溺

集作溺

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泄濤鼓以風

湧兮浩澠盪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

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搖

集作浮

顛而滅膂

兮不忍

集作欲

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

沉流髮披鬟以舞淵

集作淵

兮魂俵俵而馬遊龜鼃互進

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始貪羸而

集作以

嗇厚兮終負

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  
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  
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罽而蒙鉤大者  
死大兮小者死小善遊雖最兮卒以道天與害偕行兮  
以死自統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  
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  
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兮異中之為  
余再更噫



憎王孫序

前人

援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援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衍衍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狻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喑喑疆疆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

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齧捉

集作投

注竊取人食皆知

自實其噍

以頰貯食曰噍

山之小草木必陵挫折挽使之瘁然

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猿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亦齧猿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泚泚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呌囂兮衝目宣斷

外以敗物兮內以誣羣排闖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  
食兮私已不分充嗛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  
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厭  
苦兮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援  
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廉來同兮聖囚  
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  
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  
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序

前人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炎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  
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  
爨暝不燭皆列座屋上左右視罷不能得集作休蓋類物

為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恠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  
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  
有譌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又有文粹作鳥傳  
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為之文而逐

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其材大施棟宇小蔽草萊各有攸宅

兮時闔而門火災為用兮化食生一作先財胡今茲之怪

戾兮日十蒸而窮火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為灰

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祖夫狂

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音剝兮混合愆台民氣不舒兮

僵踣顛頽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甍晦黑兮啓伺姦

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

禹書畢方是崇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  
此下地災皇所愛兮慘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  
汝今不懲兮衆愬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  
禍兮囿祿屏氣太陰施威兮玄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  
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點知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  
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  
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

罵尸蟲并

前人

有道士言人家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藉  
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  
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

帝神之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

集作以非陰

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  
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  
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  
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

蟲之說為文而罵之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  
仄而寓乎人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覷默  
聽兮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  
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  
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  
蹶以逆施反鬪為安佚僭下謾上恒其心術妬人之能  
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暴  
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彼脩蛭恙心短



蟻穴胃外搜疥癩下索瘻痔食人肥膏

集作伎人肌膚

為已得

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

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

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

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

集有生之字

速滅汝

集有生之字

精尊收震怒將勅雷霆擊汝鄂都糜爛縱橫俟帝之命

迺施于刑羣邪殄夷

一作殊

大道顯名害氣永革厚人之

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

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  
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招海賈

前人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刑一作大海盪汨

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墮突蒼茫無形兮往來

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滄渤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軒

昂兮下上飄鼓騰趨躡一作峽嶠兮萬里一觀萃入泓坳

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扑兮翔鵬振舞天吳八一作首兮

更笑迭怒垂涎閃古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墨

齒棧

集作黑  
齒戲

齧鱗丈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义牙踣

歛崖虵首掃鬣虎豹皮羣沒互出謹邀嬉具腥百里霧

雨瀾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

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滛滛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恠石

森立涵重淵高下列

集作  
迴

置滔危顛崩濤搜疏剡戈鋌

君不返兮若沉顛

疊用顛字  
義不同

其外大泊評齋淪終古迴

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西

傾海流下

集作不

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

湯谷舳艦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馬薄海若嗇貨號

一作分

風雷巨鼇頷首岳山頽猖狂震靄翻九垓君不返

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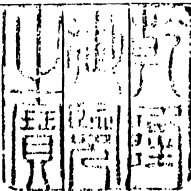
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岐

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

鍾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

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賁

鹽大治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  
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  
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  
來兮寧君軀



文苑英華卷三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三百

五十八至  
六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蔡齊明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三百五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騷五

秋風搖落一首

擬招隱士一首

獄中學騷體一首

招北客文一首

文祝延一首

為人譏乞巧文一首

湘中怨解一首

迎潮送潮詞一首

憫禱辭一首

秋風搖落

梁孝元皇帝

秋風起兮寒雁歸寒蟬鳴兮秋草腓  
萍青兮水澈葉落兮林稀翠為蓋兮玳為席  
蘭為室兮金作扉水周兮曲堂花交兮洞房  
樹參差兮稍密紫荷紛披兮疏且黃雙飛兮翡翠並泳一作某兮鴛鴦神女雲兮初度雨班妾扇兮始藏光且淹留兮日云暮對華燭兮歡未央

此篇三百三十一卷重出前已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擬招隱士

范 鎮

修竹苞生兮山之岑  
繽紛歲隳兮下一作不交陰木龍藂

兮巍峩川澤洪漭兮雲霧多悲  
猿鳴噪兮嘯儔侶攀折

芳條兮聊停佇夫君兮不還  
蕙華兮彫殘歲晏兮憂未

開疑作關草蟲鳴兮淒淒蕭兮森兮  
玄澗深悵徬徨兮沉

吟紛紛一作紛紜兮菴夔一作暈窮巖穴兮熊窟幽林杳冥兮

吁可畏欽崮兮嶮巖岌岌兮傾  
歇飛泉兮激沫散漫兮

淋漓弱蘿兮修葛亘蔓兮長枝  
綠林兮被崖隨風兮紛

披猛獸兮封狐眈眈兮視余扶藤兮直上巖巖兮嶷嶷  
一作擬擬霏霏兮敷敷赤豹兮文狸攀騰兮相追思慕公子  
兮心遲遲寒風厲兮鴟梟吟烏悲鳴兮離其羣公子去  
兮誰與親行露厭浥兮似中人

獄中學騷體

盧照隣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晶悠悠而太長園戶杳其幽邃

兮秋

疑作愁

人披此嚴霜見河漢之西落聞鴻

一作鳴

雁之

南翔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憂兮相

積歡與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凋綠葉兮吹白雲  
寸步千里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羣  
飛重門掩兮人徑稀萬族皆有所托兮蹇獨淹留而不  
歸

招北客文

岑

參

文粹  
獨淋及

蜀之先曰蠶叢兮縱其目

一作號

以擩王當周室陵頽兮

亂無紀綱洎乎杜宇從天而降鼉靈沂江而上相禪而

帝據有南國之九世

二字一作地

蜀本南夷人也皆左其袵

而椎其髻及通乎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琢

文粹作椽

而

秦女至一蛇死而力士斃二江雙注羣山四蔽其地卑

濕其風胜脆蠻貊雜處溼焚為隣地偏而兩儀不正寒

薄而四氣不均花葉再榮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

雲陽景罕開陰氣恒昏以暑以濕為瘵為癘氣滯熱以

中人吾知虛脆之疾兮將嬰爾身蜀之不可往北客歸

去來兮其東則大江云云下絕地垠百谷相吞出于荆

門突怒吼劃附于太白渤溈礪礪會于滄溟跳噴浩淼

上濺飛鳥感縮盤渦下漩鼃鼃三峽兩壁亂峯如戟槎  
枒屹崿瀕洞劃拆高干天霓雲外水積盡日無光其下  
黑窄瞿塘無底淺處萬尺啼猿哀哀腸斷過客復有千  
歲老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為婦人銜服靚粧遊於  
水濱五月之間白帝之下洪濤塞峽不見灩澦翻天感  
地震吼雷怒亦有行一作舟突然而去人未及顧棹未  
及舉瞥見陽臺不辨雲雨千里一歇日未亭文粹作移午須  
臾黑一作風暴起拔樹震山石走沙飛波騰浪翻舟子

尖據摧檣折竿漩入九泉沒而不還支體糜散蕩入石

間水族呀呀撥

文粹作  
拔

刺爭滄蜀之東兮

文粹無  
兮字

不可以

往北客歸去來兮其西則高山萬重峻極屬天西有崑

崙其峯相連日月迴環礙

文粹作  
闕

於山巔巒崖盤嶽天壁

曼絕陽和不入陰氣固閉千年增冰萬古積雪谿寒地

坼谷凍石冽夏月草枯春天木拆蒼煙凝兮黑霧結人

墮指兮馬傷骨江水噴激迴盤紆鬱

文粹作  
紫

棧壁綠雲鈎

連相撐繩梁蝶虛儔

文粹作  
傍

杳杳冥下不見底空聞波聲

過者矍然亡魂喪精復引一索其名為窄人懸半空度

彼城壑或如鳥兮或如獲條往還來幸不落後文粹作或有

豪猪千羣突出如牛脩角如劍餓虎爭肉吼怒闐闐復

有高崖墜石兮聲如雷之軒轟上敲下磕似火迸兮滿

山流星礮谿忽兮倒流林岸為之頽傾驚文粹作碎非騰狖

與過鳥駭木魅兮山精深榛努一作怒鬣射人寒態孔碩

登樹自擲見人則擘巨糜飛石壓人兮不可行西有犬

戎與此山通行貌類人言語不同羶廬隆穹毳裘蒙茸

啜酪啖肉持鎗挾弓依草及泉務戰與攻其聲如犬其聚如蜂中國之人兮或流落於其中豈知掘鼠茹雪以為食終當鉞其足而繫其胸泣漢月於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其南則有邛峽

文粹  
作竿

之關天設險難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亘瀘江傍

隔百蠻吁彼漢源上當漏天靡日不雨四時霧然其人如魚爰處在泉終年霖霑時復日出狎狎諸犬向天吠日人皆濕寢偏死腰疾復有陽山之路毒瘴下凝白日



無光其氣營營暑雨下濕黃茅上蒸南方之人兮不敢

過豈止走獸踣兮飛鳥墮吾不知造化兮何致

文粹知此

方些蜀之南兮不可以居

文粹作蜀之南不可以往

北客歸去來兮

其北則有劔山峩峩天鑿之門二壁崟峩高崖嶙峋上

柱南斗榜鎮於坤下有長道北達於秦秦地神州中有

聖人左右伊臯能致我君雙闕我我上覆慶雲千官鏘

鏘朝於紫宸玉樓鳳凰金殿麒麟布德垂澤搜賢修文

皇化欣欣煦然如春蜀之北兮

一作不

可以往北客歸去

來兮

文祝延序

沈亞之

文祝延之指本有

集作其本  
又作有本

儔祀闔人歌其賢也闔侯

居政得民民蔭而安他日侯恙在體巷野之祈祀於神

者皆以侯請蓋憂焉後得間而祠乃舒其俗以為言俚

不足自道或謂軍副者亞之能變風從律善闡物志因

耆耆為請於是與聞之

二字  
作文

以通其意且以古之得人

者衆皆祝延之今復用言命為篇目其詞二

集有  
闕字

閩山之枕杭兮水洲洲吞荒抱大兮背疊層騰氣清渾

兮朝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患如水處端卓

兮赴下而忘鄙售集作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

兮咋髣髴我民請兮期吉日願聽誠兮陳所當侯臨我

兮恩如光照導兮煦覆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

食失常民集作憂兮心若瘡飽我之饑兮侯由百集作

有穀神有澤兮宜陰集作沃脫侯之恙兮歸侯之多福

羣卑勤之潔恭集作兮鑒鎮盟乎山行

右一闕為祈神

兜載吹兮音咿咿銅鏡呶兮眠呼眠睢樟之蓋兮麓下

雲垂幄兮煙為帷合吾民兮將安惟吾侯之康兮樂欣

肴盤列兮合集作神神擺漁篁兮降拂翠翠右侍妓兮左

夫人態修邃兮佻眇調丹含瓊兮瑳集作使笑馨炮羶燔

兮溢按豆爵盎無虛兮果撫雜佑杖集作雲清醉兮流

融光巫裾旋兮覘袖翔瞪虛凝兮鑿迴陽集作覽語神

歡兮酒云集作央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搦寶轡

干彌函弦兮森導騎吾何樂兮神軒維吾侯之康兮居  
遊自遂

右一闋為酬神

為人譔乞巧文

和史館陳學士作

邯鄲人伎婦李容

集作容

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茗

萼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為沈下賢工文

集有又字

能窈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譔為情語以道所

欲詞曰惟雲渚之震

集作晨

秋兮天曠碧以凝慕懸韶桂

於蛇月泣明淚之新清

集作

露即河

集作何非

房之將期儼龍

輪以就馭恭聞司巧之多方妾修馨香以奉具竊獨溺

於自私希靈娥之所付羽

集作

碧凝其異質兮韻隆虹

集作

虹隆於靈霽假丈羽於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載雲蟬

之重綫兮塗蠻金於綺筵細綃縷於藕腸兮差蓮跗以

齒綴

集作

而纖爪之絲蟲兮

集作命纖爪之蟲絲兮

裏簷機之夕

綴是物之巧功善飾願賜妾於針紉也葩萼鬱於濃妍

包多宜以善喜

一作矣匪

引纖吹於輕颺若將翔而復倚醉

光春之流景播清香於萬里霓煙出乎無間縹窈眇以

斐疊若披若曳兮捨平林兮橫曉水

一作若曳乎平林  
捨兮迴若橫於曉

水

襲霽旦之繁芳兮因文

集作隱

映而增綺澹冉冉其影

容

一作澹凝佇  
其治容兮

世無容

集作隱

以皆此是物之巧容善態

願委妾於態媚也短蒲狹溪兮曲溜溢鷓鷯鷓鷯兮引

乳娣戲音

一有聲字

清諧兮蕩

一有演字

曳牽遊裾之低凝兮蔓

春心於淇裔枯寒勁幹兮憶氣擺風呌夜兮留藻雪留

韻淒溢兮映啣吟夢語之連

一作清

漣感霜鍾之流越

是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安於管絃也

湘中怨解序

湘中怨者事本恠媚為學者不當集作未嘗有述然而淫溺

之人往往不悟今欲慨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教

喜

集作善

謏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

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察集作索之

見艷女

三字集作麗情集作見

其有翳然蒙袖

麗情集作袂

曰我孤養於





舞姚娜之穠條兮嫂

集作騁

盈盈以披漣酌遊

麗情集作容

顏

兮倡蔓卉殺

麗情集

兮石髮髓施

麗情集作隨

生居貧汜人嘗

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

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姊也謫而從君今歲滿

無以久留君所欲為訣耳相倚

二字集作即相持

啼泣生留之

不能

麗情集作啼泣留之

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會

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

之曰情無垠兮蕩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

畫艦浮漾而來中為麗情集綵樓高百餘尺其上施幃

帳欄櫺盡集作畫飾帷褰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娥眉被

服煙電麗情集裙麗情集袖皆廣長麗情集其中一人

起舞含嚔淒怨麗情集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沂清風集作

青山麗情集作青春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裊綠裙荷拳拳兮情未

舒匪同歸兮將馬如舞畢歛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

悟眇二字麗情集作臨檻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

余聞之於朝朋集作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

使南昭嗣煙中之述

集作志

為偶唱

集作偶

也

迎潮送潮辭

序

陸龜蒙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濤通浦淑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乾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及物之功甚鉅其形狀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默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以聊寄聲於騷人之末云

集作耳

迎潮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魚箔短

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涯際既充其大兮又充

其細沒幽逕

集作沒幽岸  
文粹作密幽

兮欵柴門寂寞留

集作流

連兮

依希舊痕餘波

集作濡腴文  
粹作濡餘

澤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

兮歸於混元

### 送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嶼藁

枯北風騷牢兮愁煙以孤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

文粹作粹

瀛溶兮歛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  
帆生塵兮楫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憫禱辭

序有

劉 蛻

小子出都城見邑大夫為民之禱者屬石燕不飛商羊  
不舞民有焦心請大夫祈龍波祠以厭民望彼巫歌伶  
吹竹鼓椶呼空者訖唱屢夕俄然微灑輕霎若神之來  
意似憫巫之役是也作辭以吊民云

公邑之南兮禱龍之潭空波隣天兮雲物中涵鱗颺較

碧兮淵恠相叅風翼輕翔兮帶直煙嵐吏不政兮胥為  
民蠶政不繩兮官為胥酣彼民之不能口舌兮為胥之

絨進不得理兮若結若鉗陰戾陽返兮民之不堪燥

集作

燥日流焰兮赫奕如憐龠泉沸涌兮如湯而炎役巫女

兮鼙鼓坎坎

平聲  
叶韻

風笛搖空兮舞袂衫衫胥不虔祈兮

官資笑譚胡不戮狡胥兮徇此潔巖胡不罪已之不正  
兮去此貪婪荷天子之優祿兮胡為而不廉又何役女

巫而

集作

禱此空潭

文苑英華卷三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三百五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帝道

擬劇秦美新一首 王諫真紀一首

唐真符解一首 唐天志一首

擬劇秦美新 岑文本

伊太極草昧元氣氤氳二儀肇闢三才乃分火化之風  
既往結繩之政無聞遐哉邈矣故靡得而云也逮乎書

契興文彖辨皇王著謚號闡歷選列聖述聽貴彖犧農  
崇行道之化克辨弘揖讓之風湯武以干戈而稱盡美  
成康以刑厝而表成功雖步驟殊時澆淳異世一作道  
有文質政有隆替不在天文因人垂制規模煥其有章  
聲實渺其難繼異哉秦氏之為政也恃崤函之作固因  
襄文之餘烈窮起剪之暴兵納鞅斯之邪說兼兩州之  
地削六雄之轍先王之道廢曩聖之德滅利背長距殫  
蒼生之命刮語焚書愚黔首之性海內訾其凶滅天下

苦其苛政於是懷道挾術之士背三秦而遠跡抱樸養  
素之夫竄九夷而自適趙高閭樂啓其亂陳勝吳廣伺  
其隙喪六璽於二代隳七廟於一擲永鑿其弊吁其劇  
歟粵若漢祖之龍飛踐宸極居大寶感素靈之符行玄  
聖之道靖大亂以永寧濟斯人於難老洎文景之纂厯  
乃守文之有聲逮武宣之繼統亦王功之有成然而闕  
皇王之要道慙天地之至精仍踵秦之制度尚沿秦之  
章程既無聞於改作孰與發其聲明雖時乘於六位實

詒誥於三靈者矣我有新之創業也累功而據帝圖積  
德而膺寶命政化洽於巖廓惠澤溢於號令四表荷其  
亭毒萬物遂其正性帝典闕者既補玉網弛者咸正其  
德也彌厚其道也彌盛若夫文軌大同夷狄嚮風武功  
也制禮裁樂遷風變俗文教也肇改正朔爰變服色至  
聖也盡禮郊禋致敬鬼神大孝也幽人咸洎奇士畢至  
濬哲也既厝刑書亦廢囹圄瀉德也是以天不愛其道  
地不愛其實龜威浮洛飛黃服阜一角九尾之瑞朝夕

凋牧并柯共穗之祥日月畿服超遠古之芳英邁前王之簡牘其天意也如此其人事也如彼諒可以披綠圖詔青史降齊郊下羸里登介邱以昭德同梁甫以播美摛記牒於無窮播歌誦而盈耳俾夫千載之上往聖惡其鴻名百代之後下王奉其英聲固皇極於造化合至道於神明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玉諫真記

謝偃

粵一氣未分之前二儀肇闢之始綿哉邈矣固無得而

稱焉洎乎立極斷鼇補天煉石三光抱日之帝九色乘  
雲之皇龜文發而八卦成鳥跡命而六體備於是書契  
著矣文籍興焉是以褒貶定于一言美惡在乎千里或  
揖讓以崇文德或干戈而擅武功雖五運代昌三正更  
襲質文殊軌馳驟異規莫不詳諸典策可備而言矣爰  
自近代迄乎周秦兵革迭興英雄一作互起假名竊號  
者三分有二千紀亂常者十居其九是以八維幅裂四  
海瓜分玉壘稱王金陵謀帝重以中原塗炭戎羯憑陵

衣冠禮樂掃地將盡數百年間未聞

一作定

正朔我聖王

之受命也則九服翹心三靈矚睽振乾維以綴象舉地  
絡以籠人曩者炎運將終九域淪陷於是披丹霄而軒  
鵬翼駕玄海而截鯨鱗俯拔嵩華仰迴星漢納風雲於  
懷抱鼓雷電於胷臆流雕矢於日谷橫文劍於天外所  
以八狄乘風九夷請朔固可以包鎮虞夏跨躡殷周於  
是體天制作順時立極進力牧於沮澤求風后於海隅  
所以三傑並臻十亂咸集故能佐命垂統飾化開業也

所以神功茂績通幽洞冥反無為於上皇復淳朴於太  
素是以歌五英則八風順奏六德則百獸舞至於素毳  
丹羽極飛走之祥頰萼華叢窮草木之瑞天無所秘地  
無所隱圖史一作籍所莫紀篆謀所未詳莫不昭晰相暉

紛綸交映充庭滿園盈郊洽野豈止二氣運而景星出  
三文著而神鳳儀而已哉於皇上帝於始月首日乃負  
斧宸御華軒駐金根陳五輦千門既啓萬國咸萃金石  
備列琛贐畢陳於是九司三事羣公百辟相與端紱理



纓趨而進曰臣聞惟天為大聖人所以取則謂地蓋厚  
皇王所以受圖是知仰觀俯察明靈斯在上戴下履福  
應攸歸莫不順之者獲昌違之者致咎臣逖聽邃古遐  
觀往謀睿君哲主無易茲道雖復七十二代書契莫司  
至於登介丘基厚地建顯號施尊名展禮告成其義一  
也此乃百王之壯觀萬古之丕業昔齊桓以三代之功  
處諸侯之位尚睥睨梁甫瞻顧太山况乎扼四海吞萬  
國籠九域括八荒如何湮沒而無聞哉夫登封者所以

易姓奉繼興絕崇功不可闕也是可闕也則神可誣而  
天可欺矣今陛下乃欲貶惡百靈拒絕羣議虧厥真紀  
昧茲懿德使泰山指望梁甫失幸金繩脫檢玉牒收文  
瑞日潛暉德星晦色此非所以發榮舒德應天順時垂  
裕百代激流千祀者也臣等盡慮悉心不敢奉詔冒計  
腹議切欲獻忠往者九章淪次五緯一作紀失方遂令歸  
餘與終履端乖始陛下既考之以玉律又則之以金儀  
定千載之差辰正百王之廢朔符洛下之明驗復容成

之妙旨此又聖德之感也伏願陛下上祇天休下順坤  
德叶羣神之望從億兆之心清蹕云亭鳴鑾岱岳肆射  
牛之禮展大澤之詩垂紺幄而佇羣神謁紫壇而陳衆  
瑞使白雲朝起靈光夜燭應千齡之期流萬歲之響則  
四溟受福天下稱泰臣等敢資靈眈合符瑞之至極願  
以固請於是乃凜然動色曰過乎何辭之飾也朕聞惟  
德弗逮固有克惟言弗審固有徵觀乎周漢之苟進退  
足惡矣縱天命有在予將崇讓焉於是搢紳之徒俯而

謝仰而頌德曰

明明聖範巍巍至德玄化難名神功靡測上包乾蒙下  
括坤城五岳塵銷四溟波息仁風綿浹惠澤下霈船海  
極琛梯山窮貝九譯同德萬里齊信宿琴收芒朝雲解  
陳階賞晦落庭軼晨鮮氤氳和氣蕭索非煙輪重壁合  
星次珠聯鴻名始茂景祚方延霧闢雲岸霞褰日觀山  
川效祉人神叶贊靈眈凝祥光華啓旦播美貞石馳芳  
柔翰德盈彌損道積逾中禮成思大樂變推功讓為政

始益寡謙終十齡展美萬古承風

唐貞符解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

一作懼

言所貶州

三字文粹作貶所

量移流人

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

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

固皆沿襲咄咄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

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公一作

功一作皆甚一作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

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  
闕闕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扣頭邀臣此大事  
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  
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  
聞於時獨一作猶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集作世臣  
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敘

文粹作擊

鬪怒振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摠摠而

生林林而羣雲霜

文粹作霜雪

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

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

乃知噬禽獸咀菓殺合隅而居交焉而爭際

文粹作睽

焉而

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

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徃徃為

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

息者奪於是有聖人馬曰黃帝遊

集作造

其兵車交貫乎

其內一統類齊劑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

人馬曰克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

集無

此二字有能者叅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

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

匪一作不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

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

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萬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

稽揆典誓貞哉維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

淫嚚昏好恠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



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閭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於有氓登能庸賢濯瘼煦寒以庠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妄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魯毆縱史俾東之太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成効卒奮驕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靡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駸乎無以議

文料  
譏為也

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爨以

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

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滌蕩集作盪沃蒸為清氛疏為

冷風人乃溍然休然相晞文粹作歸以生相持以成相弭以

寧剗集作琢屑屑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

舒愉尸其肌膚以達集作逞于夷途焚折抵擗奔走轉死

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澤用祇于元德

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

命遏德義咸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  
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栗惟人  
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歛發謹  
飭歲丁大侵集作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初刑不殘而懲是

謂嚴威小屬而支

支粹作小屬而有非

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

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  
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常一作帝式

卜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

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  
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  
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  
王以桑穀昌以雉雠大宋之君以德文粹  
作法星壽鄭以龍  
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不勝  
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  
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  
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抵于邦治

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此下集有六字

於穆敬德黎人皇皇

集作之

惟貞厥符浩浩將將

集作之

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燠

文粹

于夔沸

一作

炎以澣殄厥凶德乃馭乃夷懿其休風是

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

集作糧

形輕以清我完

文粹作  
俾我

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

嗣于理神后之子子思孝父文亦忠已

集作易  
患于已

拱之戴

之神其爾宜

集作神  
其祐馬

載揚于雅承天之淑天之誠神宜

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滌訟

集作  
漢沿

于北祝粟于南

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乂曷徒祝之心誠篤之戶

文料作神

協人同道以告之

闕彌

文料有億字

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人增

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唐天志

歐陽詹

天雖覆育生生如有

集作其

情則或與或否其與也非徒

與其否也非徒否受命有生者率其道反其道之致

焉率則與反則否斯理也固必信至皇帝以孚皇唐百  
七十有五載皇帝御宇之十四祀也歲在辛未實貞元  
七年其受命率道天與生生如其情之秋歟神哉靈哉  
明允惠和哉是歲之天也亭乎其正洞九霄之清澈清  
澈之中若有同夫有求者藹乎其變浮五色以薰郁薰  
郁之中若有察夫所厭者稱物之性應時之欲手足之  
赴人心羽翼之循鳥情農夫在畦蠶婦在林商或舟車  
工或艇艘願燥願濕罔不從志其餘則三光流序六氣

時行上至事事下洎營營羽毛鱗介勾甲芽萌求諸濡  
渥則常雨求諸煦旭則常晴求諸吹盪則常風求諸恬  
謚則常寧求諸煙雲則常陰求諸日月則常明非不雨  
也非不晴也非不風也非不寧也非不陰也非不明也  
合雨而後雨物不乏其雨合晴而後晴物不乏其晴合  
風而後風物不乏其風合寧而後寧物不乏其寧合陰  
而後陰物不乏其陰合明而後明物不乏其明實皇帝  
知上帝以生生為已物與其禍福配已得失而寘之欽



若兢若溫如穆如心性二儀支體四時似續上玄之効

文粹  
作命

與夫人心能領天之憂承父之命繼堂紹構得其

心贈遺獻酌愜其中則財賄器物惟意是役

一作  
用

收園

臺隸唯意是用

一作  
役

以其役無不當也以其用無不宜

也土德勝天寶隨維唐皇帝則唐天子第九子也既克

負荷上天所以雅意焉且煙雲風雨亦天之財賄也日

月星辰亦天之器物也神祇精靈亦天之收園臺隸也

是以皇帝動息神祇莫不隨肯趣精靈莫不由肅穆寂

寥絡繹虛無囊篋日月管鑰風雨敬恭誅責而啓閉多  
少之故將蔭庥施煙雲若自請帷幕而使張矣將灑潤  
散氣風雨若自請盆罍而使澆扇矣將烜清晝布陽德  
若自請爐竈而使燂灼矣將光幽夜啓陰靈若自請燈  
燭而使昭明矣處植維茲含靈不折以莓莓熙熙蓋子  
祇父慈相為福釐也凡書惡紀善雖史官之職箴淫述  
德或人所通規儼生則人之一匹夫耳謳吟日月而為  
之志若簡策已載復何言哉儻猶未也庶補其闕是歲

也扶風竇公叅河中董公晉輔政之三年趙郡李公紆

為天官之四年范陽盧公徵為地官之元年范陽張公

濛為春官之二

集作三

年昌黎韓公徊為夏官之三年吳

郡陸公贇同為夏官之二年京兆杜公黃裳為秋官之

二年清河張公式

文粹作或

為冬官之五年夫太宰六官於

天子之為理恭

一作亦

澄派而清洪流者故列于斯志之

末

文苑英華卷三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

宋 李昉等 編

明道

金鏡一篇

讀荀卿子一篇

訟忠一篇

雜說一

通儒道說一篇

儒義說一篇

相並子說一篇

寓衛人說一篇

仲由不得配祀說一篇 鍼子雲時說一篇

詰鳳一篇

大儒評一篇

明道

金鏡

唐太宗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  
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為唐虞之至治  
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  
使人慄慄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欲永享其

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同者何

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身不悟

豈不懼哉觀治亂之本源足一作是為明鏡之鑒戒亂未

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

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

社稷安有危亡之覆一作憂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

於遊遊豈不哀哉若以遊遊將為任使以任使將為遊

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于色予謂不

然將為愛也人云桀紂耽于聲色予將為不好也何以知之然桀紂命不終于天年樂不終于一世以此為不好也舜禹壽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之愛也夫人有強躁寬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命其性有善有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為炮烙之刑剗孕婦剖人心斲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為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



在乎偏射

一作  
連忱

吳起曰昔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

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何況於  
不仁乎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君以萬邦為  
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  
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  
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入必廢  
遊波之功鴻鵠沈泥定無陵空

一作  
雲

之効若使各令遂

志不失其能

一作若使各令遂心並不失其志

古人云欲構大廈者先

擇匠然後棟材為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

必以大材為棟梁以小材為榱椳

一作榱

所有中

三字亦作苟有

所患尺寸之木無棄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樑國家

亦然大德為宰相亦國家之棟樑也予思三代以來君

好仁人必從之

一作君有所好民必從之

在上留心臺榭竒巧之人

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

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為忠者必少

一作亢

開諂

諛之道為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是而言足為永誠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郟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望歲哲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已如讎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斲忘王莽偽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膠船之泛巨浪一作流毀在不遙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

四海

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

一作小升不可以盛石小智不可以謀大巧詐不

如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有闇主高祖攝衣於鄜生比  
干剖心於辛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逢則被誅於夏  
桀楚莊暇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永  
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  
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殷湯豈  
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  
行寒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蟲螟為害夏桀商辛豈非猛

獸之傳乎予以此觀之豈非大道之類也雖曰天時抑

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爪為犧千里降雨一作

雨降太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

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一作或云為君難或云為君易

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

為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

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一作是以帝乙

有震雷之禍殷紂致飛沙之焚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

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  
不為之哀覩其勞苦不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  
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一作給是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

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  
君也此其所以為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為未易已之所  
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  
失材知惡不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  
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一作臣子產善為小邦之相絳侯

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

長然後為美

一作善

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

古今奔馳貴賤不等為上之孝與下宜均上則匡國寧

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為

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為宣尼所善孔子曰子從令者

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

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

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是也棄已之命安

一作有

君之身

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私讐袁一作是益是也子一作廷

身而執節孤直一作立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睦之端

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之道以此觀之足為永

鑒一作鏡白起為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

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所戮伍胥

一作員竭力一作誠為國終惟賜劍之禍乃是君之過也非

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陳稀之儔此則自貽厥

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



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

一作國

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

酬之道也為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

禮非惟損已乃為賢人之所笑卑身勵行實為君子又

為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人語眾

望以為曲私任使賢良則為偶得委仗庸夫則言愚闇

言數則謂

一作為

太繁辭寡則講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

戰慄留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

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為枝葉畿內乃根本古人云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

傅說人

一作世

所希逢至如鎮積水之塞守飛雪之邊而

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愍而不

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

一作在

是用晨

興夕惕無忘斯事為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今畧陳梗槩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

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為已聊書

下所所懷想達見羣賢不以為嗤也

盡

讀荀卿子說

韓愈

始吾讀孟軻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  
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子而已矣  
晚得揚雄書蓋尊信孟子因雄書而孟子益尊則雄也  
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乎世周之衰好事各  
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  
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  
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

氏者也考其辭時有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予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集作孟氏醇如也荀與雄文大醇而小疵

訟忠

牛僧儒

春秋周大夫萇弘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弘違天不免也國語衛彪傒又云萇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

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誑人也左邱明皆然其  
言某以為一言喪邦其例由斯矣若是則帝王不務為  
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興衰矣雖欲不亡  
其亡固翹足而俟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  
乎衰運不輔自古無持危之臣乎殷太戊周宣王胡以  
承天壞而興乎殷傳說周吉甫胡以持衰運而壽乎二  
君二臣天豈私之乎且僕謂臣謀其君為違天則危而  
不扶為順天乎人道補天為反道則舍人徵天為合道

乎誘人勤王為誑人則勸人叛王為信人乎辭之悖亂  
有至是者夫人道邇也忠者人倫紀綱也天道遠也  
者人倫虛誕也假天道以助人倫猶慮論誣於失也况  
舍人事徵天道棄邇求遠無裨於教者也又謂不得終  
果由支天壞也則趙高秦之助壞者也董賢漢之助壞  
者也曹爽魏之助壞者也賈謚晉之助壞者也咸家族  
身戮者天不壽之夫天之所與豈有親者以道承天則  
天無壞者以亂承天則天無支者故支壞非天也興衰

由人也但有人不支而敗無天不可支也嗚呼弘無殷  
宗周宣以任之位卑大夫不為王卿士卒令強晉迫脅  
非道殘勦士死難於弘為得矣奈何丘明不譏周殺忠  
臣所以國危也晉殺王臣所以國分也但紀弘之戮死  
是神彪僕叔寬反常之說也謹按魏子賞賈辛以定王  
室也夫子曰其命也忠當有後于晉國也賞忠有後則  
身終不謂反一作天戮也是知丘明謬聞偏見失聖之  
旨甚遠恐史冊久謬誣惑為臣者將求事之得不以文

字申訟哉

雜說一

通儒道說

李觀

古今儒家多棄黃老豈必乎天德未必者道上聖存於中而外施訓凡仁義禮智四者流於道道外而流於道以四化外俱復于天下為義農不道而上德則堯舜並知至德則不列於聖教決無四數矣凡駢行之為仁為義為信為禮并行之為德愈德臻靖為道故二為儒之



臂四為德之指若忘源而決派雜莖而掩其本樹難矣  
則冲虛利害于本末然老氏標本孔氏回末不能尤過  
者自中而息豈前無路哉及列氏莊氏展而針之空清  
泊中非典經與家風鄙而窺外俱達誼也

儒義說

來 鵠

天下之命修文士曰儒士其言書曰儒書是謬久矣夫  
儒者可器之士之號矣何者以其不達於事濡滯焉且  
以詩書之法未嘗言以周易春秋之文未嘗載斯明矣

唯論語言當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禮記儒行篇如是  
非仲尼之言也夫聖人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賓  
主之法而已矣是儒者無定不約其事而制之何必曰  
儒苟若是則曰儒曰佛曰道何恠耶夫士之出也進道  
德行禮樂以治其身心能語言明仁義則曰儒士不善  
而為武夫夫控弦荷戈賤隸之徒也苟修其文而不知  
武烏得為君子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  
必有文事夫文所以遵乎忠孝若武所以戢乎叛逆二

事之用以求于是而已某是知古今之人慮或未精故也輒建斯議以為世式

相孟子說

孟子之愛人也細緣其言而不精以為習而有利則心唯恐其利至於傷人則曰術不可不慎也嗚呼術焉得慎慎則情背也心則可慎慎則惟術之惡而不利其傷也為仁人之心由術使之可動則咎繇之術治黥割也而咎繇豈利人之刑周公之術治縲絰也而周公豈利

人之喪以為愛人者必有其備故也術善可以化其心  
敵則師之術所以遵善也潘崇因師以殺楚子醫之術  
可以治生也晉人因醫以酖衛侯是師醫之所術豈不  
慎歟然而亦何嘗心之善歟果以利能固人心而唯禁  
其術則函不衛無敵之體是亦利其敵也巫不祝非病  
之人是亦果利其病也豈矢匠之心而已矣既以為不  
利而動心則矢匠一作人之利亦不欲殺函人之利亦不  
欲死己有心矣然良其工不得不有其時而利其殺與

死也以弧矢所以威天下則征不義而後可殺也棺槨所以封中野降殺有禮而後死可利也嗚呼為臣而倍叛為臣而倍葬其家人之心畏其情背也故術烏可使民慎古人濟其備所以教天下之愛也故尊生送死愛道盡此而孟子之愛也細為誅夫匠之意歟聖人所以使匠人一作函人也愛盡其道何如

寓衛人說

李 甘

於衛有人焉汙羣潔獨師聖友賢不明於諸子間或從

孟軻游在貧逃官將仕不妻宜若狂然鄉之君子以言  
謫曰若雖不明於諸子然且從軻軻為書曰仕非為貧  
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今聞  
若推養於弟避媒竄祿聖邪孟軻邪俱不識也對曰此  
吾母也吾母教我曰無以貧故不擇官滋汝以偷也無  
以養故不擇婚滋汝以累也孝在便吾心也孝不在便  
吾身也愉愉授枕者便吾身也孳孳受道術者便我心  
也若便然汝不見馬牛羊豕乎同費芻菴也馬牛則免

也羊豕則不免無他牛以耕免馬以駕免豈惟芻豢為  
然人有大馬汝當勤其道者也我對曰某聞會盟則牲  
馬宗廟則犧牛如此不以免奈何吾母嗟曰汝誠得列  
於會盟薦於宗廟雖不免吾言謹我固受教於吾母矣  
不然我何以得專此如牽人言而戾母心不知其子也  
鄉之君子退曰吾聞曾子能養志者也若人曾子哉

仲由不得配祀說

來 鷓

語曰民生於三視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

所在則致死焉孔氏之徒曰聖也賜辨也商賢也子我  
才也曾閔孝也及諸子言志夫子皆信而從之唯由教  
而勵之以成也故夫子訓由而功倍始衣戎服則攝齊  
始衛以劔則衛以仁為蒲宰勞民以簞食壺漿孔子恐  
私以食饋民是明君之無惠使子貢止之其於教亦至  
矣由也誠宜葆死焉以俟乎致保身以全乎用何取臨  
於衛門非召忽之死而至盡疑作盡聖人之心嘆曰自吾  
有由惡言不聞於耳嘗圍於陳蔡胡以不如衛之於夫



子邪且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夫諸侯有塹壘以遏寇有甲兵以禦侮而小白猶能為辭其耻而終為霸主以救之矧夫子纍然若喪家之狗無塹壘無甲兵脫載為宋衛所暴匡季陵劫則由也不得施其後浪死於燔臺何齊桓能救異侯之耻而由反不能終緩孔子之窮使夫子以由在則曰惡言不聞於耳今日一作由也豈惡言不日聞乎又奚用白羽若月赤羽若日之多為哉祭法曰捍大患則祀之素王道窮患非大乎

由不終捍豈為祀乎賜曰商汝何無罪今由也而汝亦何無罪宜貶其祀以觀來者

鍼子雲說

或曰揚子雲不思堯舜成康之世而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豈儒者之為邪曰雄誠得素臣之事矣夫居四海之安處九層之高上鑿冲漠下瞰苑囿既其靜息則必思事云亭追軒穆者矣列多士之朝齒無用之扶才畧不用名表莫聞既其靜息則必思征虜功效雍丘

者矣斯皆君臣居位之高下而所思則治亂亦不同蓋位之極者思冲漠而欲無為也位之下者思功伐而欲有為也無為誠君之體有為誠臣之事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揚雄則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噫孔子真素王揚雄真素臣哉孔子思三代之英是猶處尊位而道極事云亭追軒穆者也雄之論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是猶居散秩而才閒思征虜功效雍丘者也素王誠得王體素臣誠得臣

事然臣事何事邪曰子貢使吳越孟軻闢楊墨皆事也  
今不知雄思蘇張范蔡之時者其欲自為蘇張范蔡之  
人邪其欲折以正道使弭兵擴文歸吾域邪苟自為蘇  
張范蔡之人則叛矣又何臣事哉

詰鳳

陳黯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理文粹若鳳在亂亦若鳳謂隱見

作治

之得宜也將欲神之以為鑑逮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  
乎是句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禍及文粹  
作反

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邪果若是則鳳  
遇矰繳而猶回翔其間邪夫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道  
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  
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  
其死則可投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  
詐廣引秦過以譽惡德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扶  
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則向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  
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晦曉而不昧其候鳳靈鳥也理亂

而不知其時邪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之人臨危制變亦有權焉雄知莽之不可臣也故矯為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子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是

文粹作魯

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佞

然揚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為事得自易哉夫

立言者豈不欲人放從

文粹作從教

邪且已不能信人况求

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豈斯言可欺也哉

大儒評

陸龜蒙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

儒不可

文粹作  
而何

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于始皇帝并

天下用為右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令

集作  
禁

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誦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  
昔孔子之於弟子自仲由冉求以下皆言其可使之才

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  
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  
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况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  
也雖斯且五刑而况

况字集  
作荀別

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

孟軻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雜說二

雜說四篇

本政一篇

愛直一篇

論書一篇

受命于天說一篇

寄言一篇

釋辯

釋疑一篇

公獄說一篇

善惡鑒一篇

雜說

韓愈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綱紀理亂

一作紀綱之善否

而已

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於

集無此字

天下也無

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  
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  
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  
醫善計者謂之天扶集作扶持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者  
善計者為之

二

龍之嗑氣成雲雲固弗

集作不

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而

茫茫窮乎立

文粹作文

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

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恠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

一作雲

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三

談生之為

文粹作云

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恠哉然吾觀

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人者其首有若

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  
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有平脅曼膚顏  
如渥丹美而很者其貌則人

文粹作貌  
則人矣

其心則禽獸又

惡可謂之人耶

集作也

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

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恠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  
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

集無  
人字

之手駢死於槽枥之

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

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

集有  
也字

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

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

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

馬耶其真不識

一作  
知

馬耶

本政

前人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邃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

始固有啟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由廢抑詭恠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

集作  
矣乎

愛直贈李君房別

前人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耶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



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

集作于

色南陽公之舉錯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游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于彼也吾能為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于彼者何辭

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  
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驩欣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  
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  
矣吾重為天下惜

集作之  
愛

論書

劉禹錫

或問書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  
答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耳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  
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曰充

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

考居室必以閭門豐屋為美笥衣裳必以文章道

文粹作鮮

澤為申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為貴第車馬必以華輶

絕足為高遷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為意是數者皆不行

舉下之說奚獨于書也行之耶禮曰士依于德游于藝

德者何曰敏曰至曰孝之為

一無此字

謂藝者何禮樂射御

書數之為

一無此字

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

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難乎

集作矣

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奕

不得列于藝差愈于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

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遁爾而笑或誓然

不屑有詆之曰子握槊奕碁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

媿或艷然而色是故特

集作時

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六

博斥人嗟乎衆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晉宋齊

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何哉答曰

吾始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之弊規我歟且夫信者

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黃老者至道也實后

集

好

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下者

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  
釣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釣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  
譽非實也不黷于賞所議在乎過非罪也不柰于刑夫  
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乎

受命于天說

黃頌

孔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嗚呼君人者得不鑒戒於  
是言乎王者將順天行道而臣下自脩德矣苟逆於天  
命而臣下隨所化矣然忽湯文居其下則將因是逆以  
原于德搖民心于宇內為其上者無危乎故為君不易  
而作臣者知難不易則德明知難則畏命是故夏殷周  
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末之為理內逆于心外亂于身  
豈不以受天命者耶故夫十二朝之亡也十二朝之作  
矣雖小民女童必知其過矣何者為君以為賢為臣以

為然常不觀于前無慮于後大渙一時之榮而已矣歷  
以度之咸失于此嗚呼君人者得弗鑒戒于是言乎

寄言

韋端符

孺子道成人之言父母必憐誇焉非直父母也鄉人亦  
異而指之矣是何也非所以期孺子也待以孺子而言  
成人也則父母加之憐一作如鄉人指異即有魁然成人  
而事孺子是何人哉其所以待之視之用何心也移是  
而言小人不能為君子固也陷乎罪誅非暴逆狠戾一作

陵而窘於咽喉之空尺寸之膚受之不仁仁人一字有不

憫憐之也今有一鄉之吏遇孺子把滿巴切弄土塗折挽

草木則呵而批之曰何爾也成人者有妄毀淫取顧不  
敢動睫而過之是誠不了一鄉矣吾欲世之大人無獨  
見鄉吏之不了一鄉而不自見所不理無喝怒于孺子  
之為而恬視魁然成人挽折大草淫取大物者本其所  
以待之之心從而校之天下幾蘇息

下篇



今有人負病於此則其親戚者憂之聞善醫則不遠燕  
越而求之欲其病之速瘳若噓毛掇葉之易是直智無  
所施耳然則憂者雖甚不能為也善為者又非所憂也  
不憂非薄人也非其地耳彼誠善醫也安得人人而憂  
之必居其地而耻不能則將悉其技而為之與憂者之  
心不異故病甚憂戚之得善為之醫則幾乎平理矣不  
得善醫者百十旦夜坐環之而藥謀無所曉其去死喪  
幾何故曰憂不能為技不習也為者不必憂非其地也

必得善為之者處憂之之地然後知病之間也不日矣  
昔之為天下國家而病者豈無善之者耶不得處憂之  
之地耳漆室女誠憂矣不能為魯也鴟夷子嘗工為越  
矣陶朱公則視猶涉者之視車使嘗得善為天下國家  
者處憂之之地何敗亡之有

釋疑

權德輿

記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君子坦蕩蕩此蓋視履考  
祥而不憂不懼也易曰思患而豫防之語曰季文子三

思而後行此又戒慎若厲之義也言豈一端而已哉亦

各以集作有

所當在明者審之而已或不能深惟集作推本

末而疑吾自若則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  
饑行有蹙其甚則皆可致斃無非危機其可以盡廢此  
而如土偶木偶寓耶不然則憂可既乎憂可既乎

公獄說

楊夔

縉紳先生牧于東郡繩

繩譽也

屬吏有公于獄者某適次

于座承間諮其所以為公之道先生曰吾每窺辭牒意

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牘無不了吾意亦可謂盡其公矣某居席之末不敢以非是為決因退而辯其公且傳曰君所謂否臣獻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欲彌縫其不至也及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故平仲罪立據踵君之意叔向譏樂王鮒從君者也所以智詢于愚以其或有得也尺先其寸或有長也皆庸其涓滴將助其廣大也况末世纖狡內外荏剛烏有不盡其辭而能必究其情乎使居上者得其情屬踵而詰之可謂合於理

未足言公也忽居上者異于見遠于理亦隨而鞠之取  
叶于意所謂明於不法烏可為公哉且不師古之言非  
不可為也為之不能遠不由禮之事非不可行也行之不  
能久故君子盡心法古動必本禮將遠而不泥久而不  
亂也若乃告諸獄任意以為明其屬徇己以為公是使  
懷倖者有窺進之路挾邪者有自容之門矣矧荆棘之  
內辛楚備至何湏而不克而况承執政指其所欲哉嗚  
呼欲人之隨意者吾見亂其曲直矣樂人之附己者吾

見汨其善惡矣而猶伐其治譽具公無乃瞽者銜別諸  
五色乎

善惡鑒

前人

衆曰善未必善觀其善之為也衆曰惡未必惡觀其惡  
之由也行詐以自銜取媚于小人其足為善乎任直以  
獨立取惡于非類其足為惡乎故擇善採于譽則多黨  
者進去惡信于言則道直者退王莽折已以下士而諸  
父失其權彼言善者可憑乎京房守正以極諫而嬖倖

指為逆彼愬惡者可聽乎故能鑒其善者必觀于衆之所惡能鑒其惡者必取於衆之所善所以衆謂之悖也非孟子之賢無以旌章子之孝衆謂之智也非國僑之明無以誅史何之詐嗚呼道之大非遇于賢明何常不汨哉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一